

跨界歌手

割不断的中国情缘

安德烈·波切利从来不乏中国听众。

200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举办个人演唱会时，波切利就用完美的嗓音征服了观众，随后他频频被邀请来中国演出。2008年，在国际顶级作曲大师大卫·福斯特与中国著名作曲家谭盾的倾力合作下，由波切利与张靓颖合唱的一曲《拥抱梦想》，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主打曲目。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，波切利演唱了《今夜无人入眠》，获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因此，在今年1月28日发行了最新专辑《Passione》后展开的全球巡演中，波切利第一时间决定将上海作为此次中国唯一的演出地。4月30日，安德烈·波切利将带着全套班底来到梅赛德斯-奔驰文化中心，以一台顶尖品质的演唱会表达对喜爱自己的中国歌迷的敬意。

他表示：“我很高兴再次来到上海，我渴望再次和给予我很多支持的观众见面，同时再次感受上海这座古老和现代建筑并存、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充满魅力的城市。”不过，选择上海，他坦言还带有一点“私心”：“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是世界购物天堂，对于我的妻子和孩子是一个很诱人的地方。”

上海演唱会上，波切利为大家准备了多重惊喜：展现其卓越的男高音特质同时，也会带来浓郁的意大利风情的歌剧，以及多首古典流行跨界名作，包括翻唱猫王名曲《Love Me Tender》、电影《西雅图夜未眠》主题曲《When I Fall In Love》、电影《花样年华》主题曲《Quizz, Quizz, Quizz》等。

永不气馁

相信唱歌是命运

波切利拥有头衔无数：“世界第四大男高音”、“拥有被上帝吻过的嗓子”、“最有资格接替帕瓦罗蒂的人”、“世界上最美的声音”……他成功地将歌剧唱腔融入流行歌曲中，铸造出超越流行和古典之间的独特流派，可是这位传奇歌手的人生却充满坎坷。

1958年，波切利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镇，命运对这个可爱的孩子开了个大玩笑，先天性青光眼让他从出生起就饱受折磨，6个月大时，波切利接受了第一次手术，而此后的几年里，尽管经历多达二十六次的治疗，情况却依然没有好转。

波切利的童年基本是在医院度过的，可是他天生的音乐天赋也是在这时候被大家发现：早在婴儿时期，只要隔壁病房的俄国人播放音乐，他就朝音乐的方向猛踢双脚，音乐响起，原本哭闹的小家伙立马安静下来。于是，亲友们纷纷买唱片作为礼物送给他。七岁开始，波切利自己提出学钢琴，随后又学习了长笛、萨克斯和吉他，九岁时他还跟着大人跑去看歌剧。每次家庭聚会时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小波切利也像模像样的，以厨房火炉前的梯台当作小舞台高歌一曲。

可是十二岁那年，一次踢球时，他不幸被足球击中造成了脑出血，痊愈后双眼完全失明。那一次，是父亲的话重新点燃了他的信心，父亲凑在他的耳边说：“小家伙，别气馁！这个世界属于每一个人。虽然，你看不到你眼前的世界，但是，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让这个世界看见你！”失明后，音乐成了波切利触摸世界的唯一方式，“每个人都要求我唱歌，使我慢慢了解到，唱歌就是我的命运。”

做邮件采访，本是件十分枯燥乏味的事，因为往往得到的都是简短又无关痛痒的“标准答案”。可是，当收到盲人歌者安德烈·波切利通过经纪公司给到的采访答复时，像是收获了一个超级大惊喜：每个问题几乎都附上极其详尽的回答，甚至还夹杂着不少有趣的小故事。

简单又诚恳的一纸问答，迅速拉近了这位拥有“上帝的声音”、带着些许神秘感的传奇歌者与大家的距离。被问及自己成功的原因，波切利的回答更是坦率：“除了声音，智力、毅力和牺牲奉献精神不可或缺，当然，还需要一点点的自恋和自信。”

安德烈·波切利 音乐，是我不可抗拒的命运

◆ 尹罗娜



三十而立 大器晚成的歌唱家

这位12岁彻底失明的歌唱家，同年参加了人生第一场歌唱比赛。当时，波切利穿着棉制西装外套，戴着黑色墨镜，在一个度假村里的俱乐部登台，演唱了《我的太阳》，赢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冠军。那个时候，没有人会想到波切利的命运就在他自己的歌声中，他的声音后来会像星火燎原般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。“尽管从小我的听众对我的声音就一直认可，可是我自己一直试图提醒自己在文艺界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我已经做好了从事和音乐完全无关的工作的准备。”

所以波切利一直稳健地行走在人生道路上，尽管非常喜欢音乐，但进入大学后学的是与音乐毫无关联的法律。1988年，年届三十的波切利取得了法律博士学位并成为执业律师，做了一年的法律工作之后，一位名叫贝塔里尼的声乐专家发现了他的歌唱才华，并正式开始对他进行专业指导，三年后他又随柯莱里学唱。

1992年，波切利的音乐生涯出现了戏剧性转折。意大利流行巨星卡洛福纳奇亚利写了一首二重唱《求主怜悯歌》，他偶然间听到了波切利的试唱，大为惊讶，认为波切

利的歌唱“有美感、有情感、有灵感”，随即决定与他录制唱片。第二年波切利凭此获得圣雷莫音乐节最佳新人奖。

直到1997年，年近40岁的波切利开始在国际性声乐活动中频频亮相。在卡利亚里普契尼音乐节上，他演唱了《蝴蝶夫人》和《托斯卡》中的咏叹调和二重唱，在观众惊喜的欢呼声中，他加演了一首被称为是“男高音杀手”的、具有连续九个高“C”的《联队之花》，引发全场惊呼。次年发行的专辑《华丽咏叹调》，跃居排行榜首，并成为长期热销的古典音乐专辑之一。

此后，波切利大放异彩，而他横跨古典、流行领域，同时擅长歌剧咏叹调、音乐剧选曲、流行金曲和各国民歌的音乐特性，更使他成为跨界歌手中的佼佼者。帕瓦罗蒂在世时，曾给予他高度评价：“我不会唱得比他好。”

盛名之下，难得的是波切利依旧葆有初心，他总说：“一个人，不应该吃歌手这行饭。因为，成为歌手得完全取决于你周围人的反应。歌手不能说‘听我的，我要为你歌唱’，而必须使人们对你说‘请为我们演唱’……”

音乐人生 大团圆的完美结局

波切利的失明似乎给他的生命赋予了一种尼采式的孤蕪与壮丽。

英俊的外表、略带野性的头发、蓄着胡须的成熟形象，充满金属质感的嗓音，造就了波切利。有人将他的成就归功于他优越的条件以及不幸的身世，觉得是这种反差造成的市场效应。

可是波切利从未觉得命运不公：“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的职业生涯是童话般的大团圆结局，我没有一天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。”而他对于自己成功的原因也有独到见解，“如果你不确定能建立起一个伟大的事业，那就没有秘诀。即使是对一个会乐器的男高音来说也是如此。除了声音，还需要智力、毅力和牺牲奉献精神，还需要一点点的自恋和自信。”

“音乐对于我，是一种需求，如同爱；音乐对于我，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，如同死亡。”波切利在2008年出版的自传小说《别再说再见》中，讲述了名叫阿摩司的主人公的寻梦之旅，有关信仰和感恩、希望和坚韧、乐观和梦想。

“我用一本书，讲述我的人生故事，一个生长在玛莱玛遥远乡下的失明孩子，如何跨越了任何热忱幻想的界限，朝着广阔天地的目标前进。我努力地在这本书中讲述一个人的喜悦与幸运，在生命旅途中，学会艰难地抗争，拥抱自己的理想。”他说他主要想把这本书送给自己的孩子们，“我还能找到什么比这更好的机会，给我的孩子们一些发自肺腑的建议？我的孩子们更大些的时候，会读到这些文字的。”